

李老先生碑文

先生捐館之後里中父老追思不置則相與
之上官請構祠堂於青溪之澗推重先生協
然特允且有眈又有鍾春者感先生恩以其
餘資買良田四畝備歲時牲醴予甚嘉之而
司道諸君命勒石以紀其事於是先生諸孫
乃謁予以請曰先大夫生平所與交者無若
少師厚其知大夫者亦無若少師真昔蒙誌
墓石業可不朽今者祠堂成非少師又孰與
記之余承先生小友之愛遂不辭而為之記

余聞祠者嗣也有功德於民民為之嗣皆其子孫也始先生令淦則遺愛在淦淦人立生祠祠焉已而內召拜諫議其所論奏皆有裨當世則丰采著于朝以致觸當道出佐藩臬則功名著于閩海及江以西未幾以太夫人老故致政歸高卧林泉屢推不起操益以孺行益以敦鄉之縉紳奉為標的章縫仰如山斗即下至里兒村豎亦罔不薰以善良一時頽波全賴為砥至若義米一節經理取息捐賑數千行之二十餘年官府不任其勞黔黎

實羨其惠則先生不用之用又甚著于鄉邑固宜上官之重之而里人之歿而思之思而祀之也蓋庚桑楚居于畏壘不過三年耳畏壘之民猶欲俎豆而尸祝之矧先生里居五十年遐邇之間沐浴德化者不更久且深哉昔之稱夷惠者謂百世之下聞其風可令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而先生清不戾俗和不同塵庶幾足武二子之獨俾後之君子登先生之堂拜先生之主流風遺韻有不感動興起若二子者乎則是役也于人心洽于祀典符

不獨永其思于一鄉抑且作其師於百世余
不勝欣慕焉因為之記其槩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經筵

日

講

制誥總裁

實錄

予告

存問特

加太保後學朱國禎頓首拜撰

義建李老先生祠堂文

士大夫清節斤斤自好者類多株守未必惠
及於鄉及矣未必久且遍久矣遍矣或其人
齟而委蛇之意多剛而含蓄之味少則不量

者間或生狎生怨有異同之論求夫渾樸忠
誠視民如傷待鄉黨若親子弟鎮而不撓涇
而有永三十年如一日則我臨川先生其古
真之遺而近世絕無僅有者先生生於桐鄉
籍於烏程而居於青鎮青鎮即烏鎮益一地
分水東西以名先生世居此土通籍五十年
疆半家居再起官宦晚 召為南京尚寶卿
駭、貴顯矣夷然不屑曰吾無負茲土人足
矣自丙子家居以來杜門絕干請而於地方
利弊閭閻疾苦日惓惓焉如益舖戶之類擁

動於民多方言於上官報罷又諷義民各捐粟以新易陳備地方水旱之賑行之至誠善者履露保全如在春臺中而曠悍者時多感化陳太丘之令惠王彥方之遺風殆其善之年將九袞康強如少壯忽遘疾不起鎮中為巷哭罷市自父老黃童白叟以逮緇流皆白衣剝如喪所親而縉紳孝廉青衿合詞聞於當道自藩大夫而下莫不傷悼而分署全公諱廷訓桐鄉尹蔣公諱允儀號澤壘愈曰吏江西人茲土得遇大賢幸甚而龍蛇之阨在天盼嚮

之慕在人即從鎮人之請為選地立祠冠以文昌之號且曰此其人之意與所辦之費即宜立于青鎮相近之所以永思而脩香火是亦先生遺意也倡者如矢赴者如雲且將不日告成而不佞禎辱先生小友之愛最深最切頗亦左右其說而題于募冊之首祠成所為發盛德而貞珉者自有鎮之賢大夫在

溇上生朱國禎雪涕頓首題

臨川李先生歿未及旬鄉之父老子若弟輒謀所以祠之不欲使先生一日不如在焉噫

寧直不恐死先生也不恐自死其心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祠址去先生居不越數武何取于近曰神之所憑當不在遠址故池池以荷名池虛而荷淨也先生清臚不滓舍此卜築不稱連棟飛薨干霄倚雲祠先生者僉謂非是則高山仰止之思弗克展此祠之所以閣閣之必于斯地也每論天下事不過理與情與勢理不足則通之情情不及則求之勢群鄉之人而祠鄉之賢其于理于情于勢何如也固知聞風慕義不獨鄉之

人聚帑鳩工相樂于有成夫寧終日俟哉嗟乎生一先生也死亦一先生也鄉人不以生死二先生留直道于千秋先生亦不以生死二鄉人禔福祉于萬禩是又可破陰陽鬼神之說而歸之一者情理勢併不煩更僕矣識者以為然否

里中後學唐瀧唐元竑頓首書

具呈生員張王化周宗顯沈竒杰張大紳等
耆老沈竒炤趙汀薄應元朱秉仁等呈為懇
立祭田以彰公道以維風教事化等竊惟義

重賢祠祀典故宦尚寶司李立朝抗直
諫疏追范文正之風居鄉惠廉風聲藹司馬
公之化鋤強抑暴士氣賴以交伸秉道持公
人心由之震肅貯存義米則全活多人者累
數十年力却鹽金則保護該鎮者幾億萬戶
生固克稱人望歿尤堪樹岩瞻化等業于萬
曆四十六年三月公呈守道周本縣蔣擇于
荷花池傍佑聖宮後成買沈志仁等地基幾
分沈奇焯合衆捐工助資創立 文昌閣一
座李公祠三間廟貌聿新俎豆爲係但一寒

似水繼其嗣者誰存杯棬之思舉重如山慕
其義者孰虞瘞毛之感俯念義米積銀有一
百五十餘兩現存在縣懇乞天臺鴻恩蠲給
仍發耆民沈奇焯等公買義田永作李公祠
祭田及脩理祠宇之用矧此項錢糧原係李
宦經始歷年散賑惠澤久已及人此日存留
美意由斯不泯事在可因惠亦不費斯一時
締造百世長綿者也併乞立有印信勘驗立
碑文以防意外侵渙以永固錫類孝思庶餘
輝在望居然墮淚之碑而流澤在人儼若泰

山之仰與情允協士論攸歸為此披誠瀝血
激切上呈是舉也平涵朱相公作主鄉飲大
賓沈日臺首倡約銀五十餘兩至費盡心力
朝夕董其成功則又筆不能罄口不能形者
廷揚等惟心識之而已義米五十担公用湖
郡守陳公祖助銀五兩華公祖三兩桐邑令
須父母十兩三公去任二十餘年矣念曩日
相知之雅慨然樂助亦意外也蔣父母十兩
都憲唐存憶公貳拾兩封翁顏心源公貳拾
兩冬米貳拾石唐靈水貳拾兩唐宗之伍兩

汀州守唐玄各壹兩孝廉唐祈遠陸兩張若
霖張歷山捨石捌丈鄭侍樓貳兩趙憶梅拾
兩葉敬川伍兩沈兩溪叁兩濮繼泉肆兩顏
學聖貳兩伍錢張見心伍兩薄少溪貳兩朱
望溪貳兩朱惺溪叁兩許少竹壹兩伍錢童
憍壹兩捌錢張文孚壹兩沈文谷貳兩孔思
劬壹兩周仰樓壹兩顧思泉貳兩顧少泉壹
兩貳錢陳少江壹兩周敬山伍錢皇惺橋壹
兩計敬川伍錢高賓峯壹兩伍錢朱順所壹
兩樂心溪伍錢孔儀叁錢吳少橋石灰貳担

徽商吳日新伍兩程賜程亨程禮共拾兩吳
一鶴伍兩程廣益叁兩叁鏡程茂程道程泰
程新共陸兩程仁貳兩程宗舜貳兩吳巨有
壹兩吳希陽壹兩吳廣叁兩吳盛朱武成共
叁兩約叁百兩之數其餘不登簿者不知凡
幾矣 識之以不没人善云

公雅沈春元祭章

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己巳越戊子朔
廿有二日己酉後學沈弘度率兒子沈方叔
以家大人之命致祭于

臨川先生之祠維先生釋褐五十餘年居鄉者
過半德澤之貽於鄉者最深且久鄉人懷之
於先生之歿衆建是祠以奉遺像相國朱文
寧業題祠額以表之顧顏其堂者弗稱厥德
里小子沈弘度謀為之易請於錢塘吳太史
默真氏顏曰清厚正物并為文以吊之辭曰

吁嗟先生古道卓然淵源濂洛先生于先儒喜怒哀樂未

發以前論師友名賢先生為唐一巷門法服象語有論

是服法言是言出不阿世處不苟全述先語謹

一生壯年釋褐筮仕金川奇績懋著黎民德

大節焉祠有李公蓋者祈者甚衆

帝心簡在擢居諫垣公心益靖思匡時政會際休

明危言危行抵觸忌諱搏擊彊勁公疏劾大

乃其舉主時宰惡之嘉謨弗竟僉閩參江陽

除陰屏叶爰尋遂初名高身輕叶庭設翟羅

展容羊徑相羊林泉垂四十年秉道嫉邪老

而弥堅恩覃九族惠溥百屢害不遺鉅公嘗

當道革鎮中鹽戶并逐利必究織公嘗設置

公沒後餘銀一百七十兩貯桐鄉庫為兩河

之民飽食安眠公在日胥吏不妄咸曰我公

實惟民天公鄉里旄倪頰女稱曰李氣運循環

無往不復歲在著雍太陰射宿公奄下世棲

魂空谷天曰其延時公年八民猶痛促無以

報公聿崇專祠父老兒童既敬既思撮土為

香挹水于卮匪翳其物誠心所資望公之來

連螭參差公在帝鄉云何所治平豈有人民

賴公是慈何不旋歸以惠我師帝曰往哉我心則夷公曰胡然萬姓用悲今躋公堂盼纓煌煌顧接言兮路隔微軫慨今時兮直道有行悲素絲兮或玄或黃泣歧路兮于何亡羊嗟小子兮拙比漢陰性寡諧兮其此素心雖後生兮曾聞德音蒙執手兮迺推屋烏先公與祖為布衣交公之清兮固畏人知公之厚兮舉此一隅感茲意兮中心藏之無以將其夙尚兮用托區區物因人重兮太史之謨永以為好兮願公毋棄小子之愚

維

崇禎庚午歲之四月紳入粵赴瓜期取道

先生過化之域肅儼庶羞清酌拜奠

先生靈祠見祠旁民舍盡成焦土獨廟貌巍然詢厥所因土人告以今年春居民失火延燒百餘家至祠屋而烈焰頓息聞之駭歎古人德政感天返風滅火豈偶狀哉尋趨將祠下仰覩

威容恍乎一笑比河清面目也徘徊久之與其文學耆英問勞津津遂就道舟中回首不勝

斗山之仰今昔之懷廼抒俚語四絕以繪一時瞻顧之槩云

其一

移來桐水千尋幹種得金川萬錦叢畏壘祇今誰獨聳祝融猶自遜高風

其二

先生遺像石為軀兩眸凝視若榮時繚繞香烟薰徹久薰成鉄面是真姿

其三

椒漿初奠展懷私為說賢侯我導師文學各

持斗酒謁問侯嗣續是鄉耆

其四

驅車漫赴越王臺道出先生祠下來小就自井深對愧服官何以企丰裁

後學張大紳薰沐拜書

頌李老先生律

直道平如砥孤操挺若松江南資雅重朝表擅民宗疾惡除莠莠嘉善飲醇醲四知澈獨畏三事拊縈胸問俗桑麻課怡情孝弟銘民謨聞執政吏治絕侯封是法皆明暢無言不

乃雍撫今追逸軌懷古挹高蹤茫茫何日旦
擾擾安景從願瞻儀像儼常以此心逢

眷晚學生沈弘復肅撰

明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臨川李先生墓誌

銘

賜同進士出身國子監祭酒在告前左右春坊
庶子諭德南京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檢討
同郡眷晚生朱國禎頓首撰

賜進士第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前奉
勅分巡金滄兵備雲南等處按察司僉事兵部
武庫清吏司郎中眷晚生施壽明篆額
賜同進士出身山東兗州府知府前刑部貴州

司郎中眷晚生王隆德書丹

李臨川先生里居四十年名德清望為海
內所稱禎晚起嚴事先生時過從譚心論
事先生孜孜汲引謂可與語且曰吾老矣
寧得幾時見面余曰天有所畀必有所豐
既位不鬯德延不及嗣其且饒與之年如
劉洛陽魏蕭山無疑蓋是時翁已八十有
六精神甚彊禎里居先後二十五年僅六

十有一自視哀諷每有蒲柳枵相之感而
次年正月十四日先生夜卧大汗憊甚荏
苒六十日卒嗚呼傷哉先生姓李氏名樂
字克和號臨川父思椿公吳嬭母朱生母
沈以先生貴受給事中孺人贈封先有宗
泰者從松陵贅青鎮遂為鎮人籍桐鄉先
生自幼莊重寡言笑不為迎合讀書務求
自得發為文章義理雋永為我烏程諸生

出一菴唐先生門下嘉靖乙卯舉人歸值
父憂貧而盡禮隆慶戊辰進士授新淦令
清潔慈和調劑有法事從民便不三月上
下肅然邑居孔道一切節省初至庫金僅
三百二年積至十倍斥羨修練中丞祠及
橋樓官舍一新皆不煩民召為禮科給事
中上科場一疏江陵及詞林諸公深惡之
并擊一京兆張江陵其舉主勿飾庇也又

列宗藩選婚事宜江陵陽稱善採入條例
中而陰擠出為福建僉事是時方告歸
補吏科席未及煖懽然曰吾能勤吏事講
民間便利不必立殿陛托空言且效搏擊
也簡約如為令時一歲省驛金至八百新
例鑄錢格之得不擾葺延平先生祠揭去
昏暗吏不少怒員外郎王用汲上逢相惡
一疏削籍歸薦紳懼禍不敢接先生獨攻

禮加厚改巡福寧惜軍愛民大減供具一
道清宴陞江西叅議會念太夫人且未宜
子棄官歸結餐英館累石蔣花與御人處
由、若無官者性儉朴身為之先一切可
喜可耀事悉屏去富貴人來叩者減省駱
送曰無令李公誠目睨我色養太孺人盡
懽既考終合葬日徜徉山水間歷十餘年
荐剡凡十餘上起廣西叅議久不赴控辭

復予告益寬然率其素行之年日高望日
重舊衣剝出入峻整雍容相安相信蓋樂
于不言而化矣中朝諸大臣咸重之特起
南京尚寶卿不赴屢推太僕太常少卿皆
未下而先生已卒矣嗚呼傷哉方在淦暑
月郊行坐樹下父老爭扇之奉酒炙悉麾
去民權傳曰看好父母看好父母其為小
民所愛戴如此郭將軍領兵三千取道於

淦所至擄掠城門晝閉先生開懷待之為
致廩既部感愧約勒所部順流而去閩叅
將呼良朋驕甚獨敬憚不敢動督府耿天
臺亟稱之為大減親兵且舉以勵所屬其
為武夫所畏懼如此試政時部尚書高南
宇號稱清簡獨矚目曰李進士骨器敦厚
異日必有樹立嘗謁徐文貞陸文定皆見
禮重曰兩疏破的真諫議也何以多為陸

莊簡致政歸詔言曰失推李臨川大欠事
囑代者亟用勿失廣西之命蓋有授焉而
同年沈繼山以直諫氣蓋一世嘗謂余曰
沈生齒十不如李眼光之一受杖百不及
李歸之一其為名流所欽服如此而鄉居
窳著者言於同年御史革鎮中鹽戶心領
沒入官鹽其價大減遂免百年貽費破家
之害又言於當道遂去一巡檢里中得安

其它冤抑者囂猾者委曲諭解酌情理之
中以明辨為用以渾厚為主上善下惡人
人無不心服宛然王彥方遺事而一時郡
國守相莫不虚心受教事關利害據實指
陳終不及私即有異同嘿持之不為少變
終亦愧悔改轍其為親踈上下所傾信如
此而最可異者董氏和雲樓多怪物先生
處之恬然無恙順昌真武廟醜金惑眾毀

其字籍入官庫中惡少喧奉佛骨瘞之深
山亦無他異榻寧延賓館見紅衣嬾人警
入門隙飛去其為神鬼所懼避如此而先
生嘿々行其意與德皆不以自多也生平
交遊中感恩知己追悼淪沒終身不忘年
八十詣佛院各為位上食再拜涕泣見者
感動范司成之喪念舊誼挺身扶掖歿後
執心太甚問多艱語即其家歎而踈外亦

不介意鋒起 親中不動如山獨見獨往
 卒無異議義米賑濟親為經紀實惠及人
 官再奪之再爭而歸之氣不少挫間居無
 事日誦詩禮二經道德南華經壇經及李
 杜十二家唐詩晚好春秋皆得真味泛覽
 襟集歸之約取未嘗聚徒講學而身心體
 驗屋漏不欺人以為獨得唐先生真心自
 了之秋嘗接曾見臺太宰書有山中閒歲

月不宜虛度之句因以命名製字之義自
 最謂大人舉禮樂將天地為昭而學者心
 和氣和形和極于天地萬物之和皆分內
 事蓋其晚年勵志如此性不喜佛而秉虔
 致精多所暗合再修壽聖塔院葺屋貌像
 其中自額曰倚塔主人入感異事鑄大鍾
 復六十年久寂之音其自評曰無心之失
 甚多有意之過不作區處同胞兄弟勿令

失所推恩同宗子弟不使流離懇、憂民
憂

國、懷德懷刑皆實錄自知可與天知者先

生、以嘉靖壬辰十二月初二日歿以萬

曆戊午年三月十六日得年八十有七配

錢孺人好佛先卒德吳夫人卓有家法又

能安翁於貧有見者其帳幕首飾僅一農

家婦惟先生強浚檢之亦無一筵一衣之

怨也嗣子適能體遺意事寡母盡孝居喪

盡禮一切稟家範不敢廢改卜吉地以安

九泉鎮中父老追思為立祠以祀

當道亦徑檄入西郡鄉賢由是觀之先生不獨

流風遺韻可師百世乃亦無子有子雖已

不亡矣所著有拳勺園十卷所尊為青志

皆簡質有體裁見聞雜紀十二卷關係風教

中多感慨而不為瑻裝讀其文如其人蒼

松翠栢無藤蘿支蔓之附可以想見大都
矣女一側室談氏出孝慧為先生所愛適
叅議沈遠庵子廩生仁祚繼子造禮部儒
士娶王氏亳州同守歙川孫女孫七廷揚桐
邑庠生娶錢氏松陵錢可成女廷諤桐邑
庠生娶曹氏歸安邑庠生曹一貫女廷輔
娶王氏烏程邑增生王明德女廷佐歸安
縣庠生娶張氏湖州府學廩生張大紳女

廷薦聘潘氏烏程邑庠生潘日新女廷掄
未聘廷標聘施氏湖州府學生施煌燧女
孫女二未字先生交無泛雜自親知世誼
外禎受知獨深即病中憐有托今以十
二月二十三日葬遵字圩之陽以錢孺人葬
久不可成為二穴虛其右乃不辭為之銘
而惜乎老禿又不能發揮萬一也
銘曰制科之盛無若戊辰是在

穆廟教化維新三公九卿可數十人數十人者
得全蓋寡其位台鼎其實玉苴惟我李翁
號稱大雅、道克敦為衆所尊正直忠厚
其德維馨範俗有永成谿不言邈其筮仕
淦水宸美遺愛在民循吏專祀給事內庭
其直如矢愈閩叅江鎮以大邦正已率屬
威重無雙席未暇煖遂捲油幢寧親遠志
超然自遂富貴功名皆非所嗜作為有益

避遠不義化行於鄉其道章、煦如春膏
凜如秋霜人為一變比於亢業望之山斗
遂躋上壽如余硜、引為小友感額憂危
留心安阜

詔起陪京是曰清鄉下大夫秩于以何榮波用
人者聊示彙征公咲不往安臥俛仰拜疏
老矣

天恩蕩、小臣祈年太平有象鑄鼎浮屠祝天

而呼八十七年歲首含哺衆望欣喜百歲
可需忽然不憚即一脈一病何從來數之
所迫中岳嶺頽老六星坼言歸太上萬衆
惋惜嗟乎我翁獨一園中有名有實全始
全終所得多矣千載清風公卿非貴霄壤
無窮數語難入天工

臨川李先生行略

吾鄉之臨川先生一郡一國一天下之臨川
先生也其歷年也久跡跡也遍布德流名也
遠人皆能口先生心先生則可無言先生然
有耳先生未必目先生則烏可無言而使一
世世、知吾鄉之有先生惟人皆能言先生
則又不必徵貴徵文而以屬習先生之素核
先生之真之通家子瀧瀧生也晚每憶兒時

侍先君子傍先生取棗栗啖我儼若神明畏之既而沐先生教誨知愛不下二十年奚啻師保承父母臨知先生之為端方正直又委蛇不遠人者也至其立朝居鄉梗概茫乎未諳縱人能言先生不若先生言先生者確謹按從幼編而蹠拾其一二焉先生諱樂字彥和臨川其別號也父思穉公吳以先生貴受給事嫡母朱孺人以贈生母沈太孺人以封

邈其先祖宗泰曾成勉高公正世有隱德自宗泰從松陵贅青鎮孔氏遂為青鎮人先生無大過人資好學下問寔有大過人者七歲就塾師便屹、如成人不好弄寡諧予親識咸以大就期或曰神者先告其器宇當自迥別十六補弟子身越五年而舉於鄉越十三年而成進士中更暇卒歷寒暑未嘗廢學兼山范公稷山章公靜臺杜公皆一時名流師

者師即儕耦秉筆論文長跪請教祈收實益
以視今之學者未寸進輒高舉此大相逵楹
矣初授新淦令淦故瘠承失治後政廢莫舉
先生務一釐飭利維鉅必興病雖纖必剔嚮
來兌運都由吏胥狐鼠叢害官民俱蔽特為
建廩徵粟入乃後出淦俗貴里賤甲窮節輸
納艱於問天先生令當堂自投絕去贈耗乾
沒催科省而賦足迄今著為令於詞訟也第

剖曲直隨給照以券後取供發落者百不五
六罰鍰竟屬烏有明月當空清風入戶可想
見其似政成名聞

當宁召拜禮科給事中時在

今上御極初年江陵張相秉政炎趨羶附者比
比先立獨守正不阿在官未暮抗論三疏一
曰羅真才以光大典一曰斥貪險以肅吏治
一曰慎賓選以全國體指陳彈射略無顧忌權

貴目攝而心領之會聞太孺人病遂告疾歸
將毋承歡迨三年所出以原官補吏垣詢同
事者論列何居同事所指都不當先生意白
簡尚虛而目攝心領者且議其後出僉福建
觀察人情重內輕外怨尤紛起先生當之夷
然也備兵延邠年餘改分巡福寧寧瀕海春
秋閱兵畧壘以防警蒞精簡練覈稽評汰冒
濫崇節縮楚餉以歛曰天下安有痛惜民

膏如福寧君者隨減軍門候用軍士十之四
兩賢相與有成地方倚重尋轉江西湖東道
叅議奉太孺人就祿養席未暖以太孺人思
歸切乞致東還後補廣西叅議再補南京尚
寶司卿士林仰先生如山斗望先生出如鳳
麟先立終高卧不起統計先生在仕籍僅十
年位不及中大夫而清芬溢澤直令六月生
寒窮谷生煖先生之取於世者儉而留於世

者固甚奢矣贈君舉子晚蚤年嗣其猶子梁
先生同母兄弟五人居次而行三者不忍外
伯兄也橐無羨貨而於兄若弟子若侄營葬
營居佐婚佐讀殫心力靡敢有愛間有不軌
於正者嚴督責未始不曲庇之非孝友性成
寧能若是語云富易交泛遊先生之門者解
俎後無異釋屣前居後構一園額以拳勺朝
夕觴咏惟是三四舊侶少白王先生先望江

君尤稱莫逆歲時不入郡惟赴社酌與諸大
老談德樂道徜徉山水間香山洛社莫能過
之先生遇人無苛禮真懇誠至自濫常數外
聞不善猶身垢不勝疾感聞善則引掖獎借
不啻若口出性介直人不敢干以私至寃莫
訴患莫支人即不以告有聞輒為講解鎮故
有塩舖戶充是役者多至蕩家盖塩金重而
船值尤重也先生為白其苦於當道乃得寢

役居民安堵樂業烝蔭無疆鎮當浙直孔道
商賈充斥牟利者謀置權藉先生力獲免今
署下有巡司司倚署為奸隸卒又借司為窟
地方騷騷先生議去之官請民息戊子歲後
災禔頻仍先生為備荒計倡義得米二百八
十石當事者貯常平倉鼠雀耗甚貽累斗級
先生曰民間義米官府不得闕會計為收而
徵貴賤得贏粟散孤獨貧士有差二十年來

摠支給八百餘石尚存石額之倍先生歿而
澤斬矣先生清畏人知恩施不報今人道李
以言先生不言而躬行錢南離先生曰許大
吾湖只有個半人其一謂許敬庵先生其半
謂先生以先生籍桐鄉與嘉禾共也少松勝
公亦曰繁華披靡中安得有如李生者此必
由師傅得之已而知為一庵唐先生弟子嗟
歎良久先生自叙云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

惡不作區處同胞兄弟勿令失所推恩同宗子弟不使流離懇、乎憂

國憂民憫、為懷刑懷德放利而行不敢渾同乎末俗繼善而積寧忍自悖於先人此可為寔錄先生不佞佛不逃禪而清淨簡約直參無上法門與虛谷老人方擇上人為方外交壽聖塔圮先生運大力鼎新鎮水北注尾閭先生合謀建砥柱文運以昌在淦也葺練中

丞祠設官店取貨以濟孤貧在閩也開李迥平書院摠之事有裨益不惜勞瘁始終之所著述有見聞雜紀卷之四刻烏青鎮誌詞不為顰蛻取於適情導性助風教不淺惜哉以先生之德而卒不祚茫、彼蒼不可置問就諸忒中再易而定繼繼乃季弟槩子造醢謹孝弟克稱先生子諸孫文學蔚起先生無子而有子矣先生、於嘉靖壬辰十二月初

二日卒於萬曆戊午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
有七元配錢氏封孺人繼吳孺人女一側室
談氏出適叅議沈遠庵子廩生仁祚繼子遠
娶王氏亳州同守詠川孫女孫七廷揚桐邑
庠生娶錢氏廷諤桐邑庠生娶曹氏廷輔娶
王氏廷佐歸安縣庠生娶張氏廷薦聘潘氏
廷掄未聘廷標聘施氏孫女二未字以是歲
鵬月葬遵字圩之陽將丐言長者俾瀧草行

略先生懿德亮節罄南山不能盡書聊志梗
概以俟採擇

通家子唐瀧頓首謹述

臨川李先生傳

士必慤而後求文藝以論士之際也先生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足可傳于后矣是為之傳先生姓李諱樂字考和別號臨川世系具載家乘中其先世有宗泰者自松陵贅青鎮遂為鎮人籍桐鄉再傳而為思椿公吳有隱德不自炫飾即先生父也思椿公以先生貴贈給諫嬖母朱贈孺人生母沈封太孺人先生

生而簡重雅不好弄長出就傳益嗜學獨爲
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先是署府別駕全公夢
一莪冠而衣錦鷄者詰朝先生進謁宛如其
夢人以以此卜貴徵云嘉靖乙卯舉省試罷公
車肄業成均惟時與海內名公遊出一庵唐
先生門下爲入室弟子若靜臺杜公兼山范
公咸器重之未幾而思椿公家居病且革時
司成孟河馬公董監事敷教嚴重先生不以

告輒倍道馳歸侍湯藥者匝月而思椿公卒
馬公亦以以此諒先生孝置勿聞也戊辰成進
士起家新淦縣令淦故江右瘠邑當孔道重
以前令相沿失政諸務廢弛先生下車一切
釐飭時以激揚寓撫字或戴星視事或秉燭
爰書裁削不急之務者十有其七初至庫金
纔數百耳積至末年而十倍之先生爲政主
以節省惠民以故民蒙實惠弗令吏胥得以

舞文乾沒也。部將軍部兵于前途所在，探掠城門，晝閉，將取道于淦。人心悸，先生僅致廩餼給帳具而已。郭自愧慚，勒所部前去。嗣是有後先生，理淦者雖既去，未嘗不思先生拜禮科給事中，自念居言路，慮無不矢心以報上。科場一疏，極論試官諸不法事。時江陵柄國有不附已者，輒排去。而是疏尤為翰林諸公所嚙，并再疏擊一京兆，則又其倚江

陵為座主者，然弗能庇也。會以太孺人病，欲陳情終養，而江陵以自告疾為諷。先生曰：吾豈戀一官，其以孤吾母也。歸而奉太孺人優游。潘輿者三年，比出當事者，陽為補原官吏，垣而實以素所目攝，故擠之出。為福建僉事，先生復夷然曰：官守言責等耳。若者為吾任，若者非吾任乎。備兵延平者年餘，改分巡福寧、春秋閱兵、畧壘，所以覈兵實、減供具、大飭

一如為令時。晉撫楚侗耿公嘆曰：天下有痛惜民膏如福寧道者乎？隨減軍門供用者十之四。聞有叅戎呼良朋者于諸弁中，寂驕悍難制，獨一當先生，則懼服，不敢動。署離州二十里而近，故事移福寧丞居之。先生曰：丞居州則近州舍，而別處將何事不可擅為？民其悞悴矣。即撤丞還州，著為令。居無何，陞江西東河道叅議。間道奉太孺人，就祿養。尋以太

孺人思故里，乞致東還。蓋先生所重在嗣息，而又以孺慕太孺人為念，故入而出，而復請以歸。居恒常自歎曰：不孝之人，沒無以見先人于地下，則先生之心滋戚矣。奉養太孺人，盡歡既考終，合葬。歷十餘年，薦剡凡數十。上起廣西叅議，久而不赴。控辭復予告，尋起尚寶司卿，不赴。已推太僕太常少卿，皆未下。而先生老矣，居之後，構一小園，額曰：奉勺中。

結真隱樓為登眺之所。往時鎮有烏溪九老社，先生復振起之，相與唱和吟咏。興到則招同社友，買小艇訪沈東臯遺蹟，自致政後多閒居，屏跡不入城府。邑士大夫鄉飲舉先生為祭酒，不再赴，餘惟荅拜。僅一往，辭色無所卑屈，望之毅然有先輩典型。歲時伏臘薦享，虔肅不沒，恩不揜善，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恤孤寡，彈賑錫之仁。人有緩急，亟為解紛。

事有不平，慷慨代理鎮故有鹽舖戶領役者，多破家以鹽金重，船值尤重也。先生力為之鳴，當道寢其役，鎮賴以寧。先生才不竟于用，經畫措注，復時見之于鄉方。試政時，部尚書南宇高公性簡重，慎許可，獨矚目先生骨氣，疑厚異日可達大事。比入諫垣，而中朝一二名卿偉人咸嘖嘖，兩諫疏稱真諫議也。禾郡陸莊簡致太宰歸，恒自訟曰：失推一李臨川。

大父事因以囑代者繼山沈公業以直諫聲
動天下常自言得百沈不如一李而少松中
丞滕公亦曰安得如李臨川先生也者挺然
自拔于風塵波蕩之秋必由師傳得之已
而詢知為一庵先生門下士嗟嘆良久觀其
自道曰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惡不作真已
窺真心自了之訣矣所著有見聞雜記拳勺
園小刻烏青誌李氏族譜如干卷文墳而理

讀者亦可察其為人焉先生沒未踰年而里
中父老念先生不置思所以美壻先生者為
立祠尸祝同于畏壘當道亦檄入西郡鄉賢
年八十有七以艱嗣故繼其季弟柴子湍為
已子湍醞謹愿慤諸孫輩彬、文學蔚起有
先生風
贊曰若李先生可稱古之獨行君子較然不
欺者矣當江陵柄國時一國之士若狂其氣

下者羶附蟻集獵取華膻豈之若人獨先生
慷慨立朝義形于色仇、而疏不欺其志言
行可謂兩危雖挽其位獲伸其道其不以此
易彼固宜惜哉先生之艱于嗣也將彼蒼茫
茫不可置問耶抑嗣子若孫已有所以不朽
先生者耶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前刑部湖廣清吏司郎
中眷晚生夏燠頓首拜